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73n1455

聖箭堂述古

清 道霈述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. 1455-A 敘
  - 聖箭堂述古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．1455-A 敘

聖箭堂述古者，予坐聖箭堂，述從上佛祖之語也。佛祖之語，山高海積，茲所述者，唯若而篇，何也？葢特就目力所及見者述之云爾。然目力所見，止於是而已乎？凡事蹟尋常而未經指點者，或理致精深而有裨性地者，或針砭末法之弊而深中肯綮者，或履踐嚴明而臨終特異者，始述之而系之以評，非此則弗暇述也。又時有古今，人有先後，茲所述者，錯綜歷亂，何也？葢即以所得者為先後，而不以古今為銓次也。是編也，雖僅二萬餘言，而佛祖為人之苦心，亦于此可槩見。每一展卷，令人慧目肅清，智證潔白，是病是藥，是正是邪，一一瞭然，如指諸掌，然後知佛祖之言示人的而陶鑄深也。二三同志見而好之，各輸資請梓以傳，其亦得予之心也耶？因略敘數語，弁之卷端，使後之覽者躍然興起而廣有所述，則又不特茲編而已也。

　　旹歲在己亥仲春　　布衲道霈敘

No．1455

聖箭堂述古

鼓山釋　道霈　述

天童宏智覺禪師僧堂記夫靈山之笑溫，少林之坐寒。東西繩繩，三十三傳。老盧受衣鉢而逃，厥事顯著。開闔翕張，波瀾光燄。肆口而說，肆心而應。道傳器受，源深流長。南嶽青原，代以得人。或默有所宗，幽潛遠遁。掃迹世外，研究死生。松食荷衣，巢栖草座。晦而不曜，持養老成。有慕其風，師而親之。鋤植舂炊，采汲烹瀹。溪毛原藪，枯槁自甘。來遠集繁，乃建僧堂而統受焉。齊之萃，師友同事。刳情刦智，擯學黜師。妙盡心空，宗通眼活。發越于設施，果其能而備也。建炎之末，人病亂離。湘漢江淮，兵火燔掠。尊宿叢林，沒蕪八九。毳衣瓶錫，投栖于東南。四明禪席，素號小廬山。郡東六十里，天童道場。山紆盤而氣幽，松偃蹇而皮皺。蒼壁附蘿，烟晞而翠膩。孤虹枕磵，埃濯而清揚。余住山之四年，十方來學。雲趨水赴，屋不能容。比丘行深，遽來白事曰：栢庭有子，露坐簷宿。殆無尋尺，與受單鉢。欲募淨信，增大其堂，得乎？余頷之。已而匠投于林，斧鳴于谷。一年餘，礎布楹列，梁橫桷攢，棼撩翼張，甍瓦鱗覆。前後十四間、二十架、三過廊、兩天井，下無墻堵，縱二百尺，廣十六丈，窓牖牀榻，深明嚴潔，萬指食息，超遙容與。謀始于紹興壬子之冬，工畢于甲寅之春，總費

湣錢萬五千有奇。冬溫夏涼，晝香夜燈，開鉢而飯，洗足而坐，耕牧其間，警導以寂。秋涵古井，春入化機，淵兮默成，粲兮用光，水盈科而流，谷隨呼而響。理契平等，智應自然，動靜威儀，針砭相益，撿責滲漏，磨瑩瘢痕，淬礪光芒，錯礱圭角，高標遠到，追武古人，丐心施力，等不負其意。氣劣學弊，希易欲速，以機械為蹊，放蕩為徑，耕于空言，餒無所獲，戰于強辯，勝無所歸，見聞流習，知解汩心，佛祖之所訶，魔外之得便，其疵癘萌孽，治不可縱也。登崑崙之丘，決江河之水，濯肝膽之汙，盪心目之翳，生滅跡亡而妙存，有無轍泯而過量，大夜之夢破，永劫之疑拔，出家之志償，行脚之事辦，相從儔侶，殆庶幾焉。

評曰：天童道高養粹，學博識贍，於此記槩見之。其言曰：刳情刦智，擯學黜師，妙盡心空，宗通眼活。又曰：耕牧其間，警導以寂，秋涵古井，春入化機，淵兮默成，粲兮用光。又曰：動靜威儀，針砭相益，檢責滲漏，磨瑩瘢痕，淬礪光芒，錯礱圭角，高標遠到，追武古人。嗚呼，學者居僧堂中，誠能規此以進道，尚何患大事之不辨哉。其或諱其所病，犯其所藥，吾知自暴自棄而已。故斯文錄似有志者。

大般若經云：爾時如來四眾圍繞，讚說般若，付囑慶喜。令受持已，於大眾前現神通力，令眾皆見不動(梵語阿閦)佛國。見彼如來，聲聞菩薩前後圍繞，為諸海眾宣說妙法，及見彼土嚴淨之相。佛攝神力，忽然之間令此眾會更不復見。爾時佛告慶喜：不動如來國土眾會，汝更見否？慶喜對曰：我不復見，彼事非此眼所行故。佛告慶喜：當知諸法亦復如是，非眼根等所行境界。法不行法，法不見法，法不知法，法不證法。慶喜當知：一切法性無能見者，無能行者，無能知者，無能證者，無動無作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皆如虛空，無有作用，能取所取性遠離故。涅槃經云：汝等當知：先所修習無常苦想，非是真實。譬如春時，有諸人等在大浴池乘船遊戲，失琉璃寶，沒深水中。是時諸人悉共入水求覓是寶，競捉瓦石草木沙礫，各各自謂得琉璃珠，歡喜持出，乃知非真。是時真寶猶在水中。

評曰：昔達祖命門人各言所見，尼總持云：如我所見，如慶喜見阿閦佛國，一見更不再見。祖云：汝得吾肉。志徹禪師呈六祖偈曰：因守無常心，佛演有常性，不知方便者，猶春池拾礫。嘗舉二事問同學：出何典故？往往不能對，甚至有以臆斷者。後讀般若、涅槃二經乃見之，始知古人發言不苟，而後世學者聞見既寡，又多孟浪也。因併載之。

性空菴主，漢州人，久依死心獲證，乃抵秀水，追船子遺風，結茅青龍之野，吹鐵笛以自娛，多賦詠，得之者必珍藏。其山居曰：心

法雙忘猶隔妄，色空不二尚餘塵。百鳥不來春又過，不知誰是住菴人。又警眾曰：學道猶如守禁城，晝防六賊夜惺惺。中軍主將能行令，不動干戈治太平。又曰：不耕而食不蠶衣，物外清閒適聖時。未透祖師關棙子，也須存意著便宜。又曰：十二時中莫住工，窮來窮去到無窮。直須洞徹無窮底，踏倒須彌第一峰。建炎物徐明叛，道經烏鎮，肆殺戮，民多逃亡，師獨荷策而往。賊見其偉異，疑必詭伏者，問其來，師曰：吾禪者，欲抵密印寺。賊怒，欲斬之，師曰：要頭便斫去，奚以怒為？吾死必矣，願得一飯以為送終。賊奉肉食，師如常齋出生畢，乃曰：孰為我文以祭？賊笑而不答，師索筆大書曰：嗚呼！惟靈勞我以生，則大塊之過；役我以壽，則陰陽之失；乏我以貧，則五行不正；困我以命，則時日不吉。吁哉！至哉！賴有出塵之道，悟我之性與其妙心，則其妙心孰與為隣？上同諸佛之真化，下合凡夫之無明，纖塵不動，本自圓成。妙矣哉！妙矣哉！日月未足以為明，乾坤未足以為大，磊磊落落，無罣無礙，六十餘年和光混俗，四十二臘逍遙自在，逢人則喜，見佛不拜。笑矣乎！笑矣乎！可惜少年郎，風流太光彩。坦然歸去付春風，體似虛空終不壞。尚饗！遂舉箸飫餐，賊徒大笑。食罷，復曰：劫數既遭離亂，我是快活烈漢。如今正好乘時，便請一刀兩段。乃大呼：斬！斬！賊方駭異，稽首謝過，令衛而出。烏鎮之盧舍免焚，實師之惠也。道俗聞之愈敬。紹興庚申冬，造大益穴而塞之。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：吾將水葬矣。壬戌歲，持至，見其尚存，作偈嘲之曰：咄哉老性空，剛要餧魚鱉。去不索性去，祇管向人說。師閱偈，笑曰：待兄來證明耳。令徧告四眾。眾集，師為說法要，仍說偈曰：坐脫立亡，不若水葬。一省柴燒，二省開壙。撒手便行，不妨快暢。誰是知音？船子和尚。高風難繼百千年，一曲漁歌少人唱。遂盤坐盆中，順潮而下。眾皆隨至海濱，望欲斷目。師取塞，舀水而回。眾擁觀，水無所入。復乘流而往，唱曰：船子當年返故鄉，沒蹤跡處妙難量。真風徧寄知音者，鐵笛橫吹作散場。其笛聲嗚咽，頃於蒼茫間，見以笛擲空而沒。眾號慕，圖像事之。後三日，於沙上趺坐如生，道俗爭往迎歸。留五日，闍維，設利大如菽者，莫計二鶴。徘徊空中，火盡始去。眾奉設利靈骨，建塔于青龍。

評曰：嗟乎！死生亦大矣，而空向劒刃之上，急潮之中，縱橫賣弄，超然自得。苟非見道根柢，履踐明白，曷克臻此乎？世之參汞銀禪，觸火便流，喪厥所守者，視此殆可以少警云。

洪覺範禪師畫浪軒記。建中靖國改元夏，余客洞山禪悅堂之東。齋中無長物，唯置一牀，覆以遽篠，架書數卷於枕間，傒南開軒，以納眾山之勝。眼倦，拋書坐臥，惟山之接，山容無盡，而樂亦無厭

也。三伏大熱，坐榻皆溫，林陰拂掠，不足以剪畏日。有蜀道人得孫知微活水遺法，為余壁間作崩掀渺漫之圖，以來凉氣，解衣礴礴，奮筆而成。余驚定，歎曰：異哉！一堵之間，須臾之頃，而足江湖南頃之勢，壯波怒渦，窪窿千狀，而有不窮之變。陰風徐來，毛骨震掉，忽焉如舟洞庭而望霜曉也，能復有險畏神速於此者乎？道人舉杖指以謂余曰：龍驤萬斛，逶迤而進，如欲濟，如慎畏，有如明公卿任大責重，思所以濟民而報國者也。舳艫銜尾，追逐上下，如行如留，有如仕路之紛紛，方進而未艾者也。魚龍變化，更相出沒，有如賤而忽顯，貴而忽棄者也。一葉之艇，傲顛風而舞澎湃，超然自得，有如道德奇逸，雜市人而無辨者也。世波之神速險畏，其有以類此，故吾圖之。至於白鷗沙禽，汎汎隨流，若無所與者，又如我輩宅青山而侶白雲，然猶思高飛遠引，不能與之俱涉也。余捫其洶湧起突之處，點畫穠纖之間，語之曰：果有生滅變易否乎？曰：無有也。夫天地萬物之盛衰，古今寒暑之往來，是非榮辱，相尋於無窮，而死生憂患，追逐之而不赦，錯綜歷乱，如蜜房，如乱絲者，如比畫浪，初未始有生滅，有變易，而其顛倒妄自驚恆者，如子自畫之，而又自畏之也。古之大聖人，皆能游戲於此，故曰：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。又曰：一切法常靜，無有起滅相。震旦駒兒，子之鄉老也，而亦曰：如畫水成文，不生不滅，何遽忘之也耶？於是道人顧余而笑曰：願從子游。因名其軒曰畫浪，又為之記。

評曰：往歲讀東坡赤壁賦，既愛其文之敏妙，又愛其理之精深，以謂世無有過之者。後讀覺範此記，以畫浪說法，傾盡佛祖底蘊，且其文縱橫浩蕩若此，不知其胸中已吞吐幾赤壁也。此豈文人才士之所能為哉？師嘗自言：余幼孤，知讀書為樂，而不得其要。落筆嘗如人掣其肘，又如瘖者之欲語而意窒，舌大而濃，笑者數數然。年十六七，從洞山、雲庵學出世法，忽自信而不疑，誦生書七千，下筆千言，跬步可待也。嗚呼！學道之益人，未論其死生之際，益其文字語言，如此益可自信也。今以此記觀之，良然。

宏智覺住天童，大惠杲住育王，相去二十里許，法喜酬酢往來不間。宏智一日過衛寺丞進可之家，有堂曰六湛，盖取楞嚴六處休復，同一湛然之義，請偈發明其旨。智題曰：風瀾未作見靈源，六處亡歸體湛存。諸法性空方得坐，一彈指頃頓開門。寒梅籬落春能早，野雪檐窓夜不昏。萬象森羅心印印，諸塵超豁妙無痕。既而大惠又繼至，且請和之。惠即和曰：非湛非搖此法源，當機莫厭假名存。直須過量英靈漢，方入無邊廣大門。萬境交羅元不二，六窓晝夜未嘗昏。翻思龐老事無別，擲劒揮空豈有痕。

評曰：或疑二師道合，而言似有頓漸，何也？良以按題發揮，宏智、檀美于前；盡力馳騁，大惠、奪標于後。又宏智為寺丞說法，故不免步步區區；而大惠直說自己心中所行法門，乃爾浩浩蕩蕩也。

嵩嶽元珪禪師，居岳之龐塢。一日，有異人裘冠袴褶而至，從者極多，輕步舒徐，芯謁大師。師覩其形貌奇偉非常，乃諭之曰：善來仁者，胡為而至？彼曰：師寧識我耶？師曰：吾觀佛與眾生等，吾一目之，豈分別耶？彼曰：我此岳神也，能生死於人，師安得一目我哉？師曰：吾本不生，汝焉能死？吾視身與空等，視吾與汝等，汝能壞空與汝乎？苟能壞空及汝，吾則不生不滅也。汝尚不能如是，又焉能生死吾耶？神稽首曰：我亦聰明正直于餘神，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？願授以正戒，令我度世。師曰：汝既乞戒，即既戒也。所以者何？戒外無戒，又何戒哉？神曰：此理也。我聞茫昧，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。師即為張座秉爐，正几曰：付汝五戒，若能奉持，即應曰：能。不能，即曰：否。曰：謹受教。師曰：汝能不婬乎？曰：我亦娶也。師曰：非謂此也，謂無羅欲也。曰：能。師曰：汝能不盜乎？曰：何乏我也，焉有盜取哉？師曰：非此謂也，謂饗而福淫，不供而禍善也。曰：能。師曰：汝能不殺乎？曰：實司其柄，焉曰不殺？曰：非謂此也，謂有濫誤疑混也。曰：能。師曰：汝能不妄乎？曰：我正直，焉有妄乎？師曰：非謂此也，謂先後不合天心也。曰：能。師曰：汝不遭酒敗乎？曰：能。師曰：如上是為佛戒也。又言：以有心奉持，而無心拘執；以有心為物，而無心想身。能如是，則先天地生不為精，後天地死不為老，終日變化而不為動，畢盡寂默而不為休。信此，則雖娶非妻也，雖饗非取也，雖柄非權也，雖作非故也，雖醉非惛也。若能無心於萬物，則羅欲不為婬，福淫禍善不為盜，濫誤疑混不為殺，先後違天不為妄，惛荒顛倒不為醉，是謂無心也。無心則無戒，無戒則無心，無佛無眾生，無汝及無我，孰為戒哉？神曰：我神通亞佛。師曰：汝神通十句，五能五不能；佛則十句，七能三不能。神悚然避席，跪啟曰：可得聞乎？師曰：汝能戾上帝，東天行而西七曜乎？曰：不能。師曰：汝能奪地祇，融五嶽而結四海乎？曰：不能。師曰：是謂五不能也。佛能空一切相，成萬法智，而不能即滅定業；佛能知羣有性，窮億劫事，而不能化導無緣；佛能度無量有情，而不能盡眾生界。是為三不能也。定業亦不牢久，無緣亦是一期，眾生界本無增減，亘古今無一人能主其法，有法無主是謂無法，無法無主是謂無心，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，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。神曰：我誠淺昧未聞空義，師所授戒我當奉行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。師曰：吾觀身無物、觀法無常，塊然更有何欲耶？神

曰：我必命我為世間事，展我小神功，使已發心、初發心、未發心、不信心、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，知有佛有神、有能有不能、有自然有非自然者。師曰：無為是，無為是。神曰：佛亦使神護法，師寧隳叛佛耶？願隨意垂誨。師不得已而言曰：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，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，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？神曰：已聞命矣，然昏夜必有喧動，願師無駭。即作禮辭去，師門送而且觀之，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，嵐靄烟霞紛綸間錯，幢幡環珮凌空隱沒焉。其夕果有暴風吼雷、奔雲掣電、棟宇搖蕩、宿鳥聲喧，師謂眾曰：無怖無怖，神與我契矣。詰旦和霽，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，森然行植，師謂其徒曰：吾沒後無令外知，若為口實，人將妖我也。

評曰：珪縱廣大無礙之辯，為嶽神演無上道，俾神敬服，移樹獻誠。珪豈常人哉？其言曰：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，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。又曰：亘古今無一人能主其法，有法無主是謂無法，無法無主是謂無心。如我解佛亦無神通，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。珪能發揮至此，可謂至矣盡矣。愚謂其與嵩嶽竝峙可也。

雲門匡真禪師臨終辭廣主遺表。伏聞有限色身，詎免榮枯之歎；無形實相，孰云遷變之期。既風燈炬焰難留，在水月空華何適。罔避典彝之咎，將陳委蛻之詞。臣中謝。伏念臣跡本寒微，生從草莽，爰自髫齠，切慕空門，潔誠誓屏於他緣，銳志唯探於內典。其或忘餐侍問，立雪求知，困風霜於十七年間，涉南北於數千里外，始見心猿罷跳，意馬休馳，身隈韶石之雲，頭變楚山之雪，以至榮達景運，屢沐天波。詰道談空，誓答乾坤之德；開蒙發滯，星馳雲水之徒。獲揚利益之因，迥自聖明之澤。加以聯叨鳳詔，累對龍庭，繼奉頒宣，重疊慶賜，撫躬惆悵，殞命何酬。不謂臣駑馬年衰，難勝睿渥，遽縈淪於疲瘵，唯待盡於朝昏。星漢程遙，遐眄而纔瞻北極；波濤去速，迴眸而已逐東流。伏願鳳曆長春，扇皇風於拂石之劫；龍圖永固，齊壽考於芥子之城。臣限餘景無時，微躬將謝，不獲奔辭丹闕，祝別彤庭。臣無任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，謹奉表以聞。

評曰：雲門平生氣宇如王，說法如雲如雨，而垂死辭世之言，乃特敘其參訪履歷之功曰：忘餐侍問，立雪求知，困風霜於十七年間，涉南北於數千里外，始見心猿罷跳，意馬休馳。嗚呼！今日學者，未具一知半解，而輒自謂千了萬當，墮增上慢者，亦可以思矣。

梁寶誌和尚十二時頌曰：平旦寅，狂機內有道人身。窮苦已經無量劫，不信常擎如意珍。若捉物，入迷津，但有纖毫即是塵。不住舊

時無相貌，外求知識也非真。日出卯，用處不須生善巧。縱使神光照有無，起意便遭魔事撓。若施功，終不了，日夜被他人我拘。不用安排只麼從，何曾心地生煩惱。食時展，無明本是釋迦身。坐臥不知元是道，只麼忙忙受苦辛。認聲色，覓疎親，只是他家染污人。若擬將心求佛道，問取虛空始出塵。禺中巳，未了之人教不至。假使通達祖師言，莫向心頭安了義。只守玄，沒文字，認著依前還不是。暫時自肯不追尋，曠劫不遭魔境使。日南午，四大身中無價寶。陽燄空花不肯拋，作意修行轉辛苦。不曾迷，莫求悟，任你朝陽幾迴暮。有相身中無相身，無明路上無生路。日昳未，心地何曾安了義。他義文字沒親疎，不用將心求的意。任縱橫，絕忌諱，長在人間不居世。運用不離聲色中，歷劫何曾暫拋棄。晡時申，學道先須不厭貧。有相本來權積聚，無形何用要安真。作淨潔，却勞神，莫認愚癡作近隣。言下不求無處所，暫時喚作出家人。日入酉，虛幻聲音不長久。禪悅珍饈尚不餐，誰能更飲無明酒。勿可拋，勿可守，蕩蕩道遙不曾有。縱爾多聞達古今，也是癡狂外邊走。黃昏戌，狂子施功投暗室。假使心通無量時，歷劫何曾異今日。擬商量，即啾唧，轉使心頭黑如漆。晝夜舒光照有無，癡人喚作波羅蜜。人定亥，勇猛精進成懈怠。不起纖毫修學心，無相光中常自在。超釋迦，越祖代，心有微塵還窒礙。放蕩長如癡兀人，他家自有通人愛。夜半子，心住無生即生死。生死何曾屬有無，用時便用無文字。祖師言，外邊事，識取起時還不是。作意搜求實沒蹤，生死魔來任相試。鷄鳴丑，一顆圓光明已久。內外推尋覓總無，境上施為渾大有。不見頭，亦無干，世界壞時渠不朽。未了之人聽一言，只這如今誰動口。

評曰：梁武帝嘗問公曰：弟子煩惑未祛，何以治之？公曰：十二。又問：十二之旨安在？曰：書字時節刻漏中。又問：何時得淨心修習？答曰：安樂禁之。今觀此頌，殆其注脚也。學者誠能得其旨歸，則二六時中自無虛棄底道理，尚無安樂之可言，況煩惑哉？

汾陽昭禪師，太原人，俗姓俞氏。十四出家，既受具，即杖策遊方。所至少留，隨機扣發。歷參知識七十一員。最後到首山，問：百丈捲蓆，意旨如何？山曰：龍袖拂開全體現。曰：師意何如？山曰：象王行處絕狐蹤。昭于言下大悟，拜起而曰：萬古碧潭空界月，再三撈漉始應知。時葉縣省禪師作首座，問曰：昭兄見何道理，便爾自肯？昭曰：正是我放身捨命處。服勤甚久，辭去。遊襄沔間，每為郡守以名剎力致，乃曰：我長行粥飯僧，傳佛心宗，非細事也。前後八請，堅臥不答。洎首山歿，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。師閉門高枕，聰排闥而入，讓之曰：佛法大事，靖退小節。

風穴懼應讖，憂宗旨墜滅。幸而有先師，先師已棄世。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，今何時而欲安眠哉？師矍起，握聰手曰：非公不聞此語。趣辦嚴，吾行矣。既至，燕坐一榻，足不越閫者三十年。後因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，虛承天寺，致之使者，三反不赴。使者受罰後至，云：必欲得師俱往，不然有死而已。師笑曰：老僧業已不出院，借往當先後之，何必俱耶？使者曰：師諾，則先後惟所擇。師乃令設饌，且束曰：吾行矣。停箸而化。

評曰：汾陽始行脚，則徧歷諸方，共參七十餘員知識。既得道，則深自韜晦，八請不起。及出世，則以荷擔大法為己任，足不越閫者三十年。其入滅，則為世緣所逼，乃談笑而去之。嗚呼！若汾陽，可謂徹始徹終，盡善盡美，古今天下第一等榜樣也。後之有志于道者，可無仰止之思乎？

僧問香嚴：如何是道？嚴曰：枯木裏龍吟。曰：如何是道中人？嚴曰：髑髏裏眼睛。僧不領，乃舉問石霜：如何是枯木裏龍吟？霜曰：猶帶喜在。曰：如何是髑髏裏眼睛？霜曰：猶帶識在。又不領，乃舉似曹山，山曰：石霜老聲聞，作這箇見解。因示頌曰：枯木龍吟真見道，髑髏無識眼初明。喜識盡時消息盡，當人那辨濁中清。僧遂又問山：如何是枯木裏龍吟？山曰：血脉不斷。曰：如何是髑髏裏眼睛？山曰：乾不盡。曰：未審還有得聞者麼？山曰：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。曰：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？山曰：不知是何章句，聞者皆喪。

評曰：傳燈錄收此一段機緣，刪去曹山云石霜老聲聞作這箇見解一句，已似失語脉。而會元又以曹山前頌接於後答語之下，益亂厥旨矣。今據神鼎語錄所載，詳之于此。

死心頎禪師，秦之龍城人。初得法於天聖秦和尚，晚依黃龍南禪師。南見其所得諦當，甚厚遇之，令住全之興國開堂，遂為南之嗣。至夜，夢神告曰：師遇惡疾，即是緣盡。言畢而隱。閱十三白，果患大風，屏院事，歸龍城之西為小菴。菴成，養病其中。有小師名克慈，久依楊岐，亦禪林秀出者。歸以侍病，奉禮至孝，乞食村落，風雨寒暑，盡師一世而後已。頎一日謂慈曰：吾之所得，實在天聖和尚。晚見黃龍，道行兼重，心所敬慕，故為嗣之。豈謂半生感此惡疾，今幸償足。昔神仙多因惡疾而得仙道，蓋其割棄塵累，懷穎陽之風，所以因禍而致福也。吾不因此，安得有今日事？如今把住也由我，放行也由我，施行把住，總得自在。遂噓一聲，良久而逝。闍維，異香徧野，舍利無數。

評曰：嗣法不原所自，而得不美之報者，宋世多矣。未見現招惡疾，若頎如此其烈者。然頎既能責心自悔，尅苦力踐叹功於末後，則所謂因禍而致福者，豈虛語哉。

芙蓉楷禪師者，乃投子青華嚴嫡嗣也。大觀元年，京師大法雲寺席虛，有司以師有道行，請于朝，願令繼嗣住持，奉旨可其請。未幾，開封大尹李孝壽表師禪學卓冠叢林，宜有以褒顯之，即賜紫方袍，號定照禪師。左璫持詔至法雲，師謝恩已，乃為表辭曰：伏蒙聖慈，特差彰善閣祗候譚禎，賜臣定照禪師號，及紫衣牒一道。臣戴睿恩已，即時焚香升座，仰祝聖壽。伏念臣行業迂疎，道力綿薄，嘗發誓願，不受名利，堅持此志，積有歲年，庶幾於此傳道後來，使人專意佛法。今雖蒙異恩，若遂忝冒，則自違素願，何以教人？豈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？所有前件恩牒，不敢祗受，伏望聖慈察臣愚悃，非敢飾辭，特賜允俞，臣沒齒行道，上報天恩。上閱之，以付李孝壽，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，而師執拗不回。開封府尹具以其事聞，上大怒，收師送大理寺。吏知師忠誠，而適批逆鱗，有憐之之意，問曰：長老枯悴，有病乎？師曰：無之。吏曰：有疾則免刑配。師曰：平時有疾，今實無，豈敢藉疾僥倖聖朝，欲脫罪譴耶？吏歎息久之，竟就刑，縫掖其衣，編管淄州。都城道俗觀者如市，皆為之流涕，而師神和氣平，安步而去如平日。至淄州，僦屋以居，而四方衲子爭奔隨之，接武于道。明年冬，勑令自便，菴於芙蓉湖心，學者愈親。示眾曰：夫出家者，為厭塵勞，求脫生死，休心息念，斷絕攀緣，故名出家。豈可以等閑利養，埋沒平生？直須兩頭撒開，中間放下，遇聲遇色，如石上栽花；見利見名，似眼中著屑。況從無始以來，不是不曾經歷，又不是不知次第，不過翻頭作尾，止於如此，何須苦苦貪戀？如今不歇，更待何時？所以先聖教人，祇要盡却今時。能盡今時，更有何事？若得心中無事，佛祖猶是冤家，一切世間自然冷淡，方始那邊相應。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，趙州至死不肯告人，匾擔拾橡標為食，大梅以荷葉為衣，紙衣道者祇披紙，玄泰上座祇著布，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，祇要死了你心，投子使人辦米同煑共餐，要得省取你事。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，若無長處，如何甘得？諸仁者，若也於斯體究，的不虧人；若也不肯承當，向後深恐費力。山僧行業無取，忝主山門，豈可坐費常住，頓忘先聖付囑？今者輒墜古人為住持體例，與諸人議定，更不下山，不赴齋，不發化主，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，均作三百六十分，日取一分用之，更不隨人添減，可以備飯則作飯，作飯不足則作粥，作粥不足則作米湯。新到相見，茶湯而已，更不煎點，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，務要省緣，專一辦道。又況活計具足，風景不疎，華解笑，鳥解啼，木馬長鳴，石牛善走，天外之青山寡色，耳畔之鳴泉無聲，嶺上猿啼露濕中宵之月，林間鶴唳風回清曉之松，春風起而枯木龍吟，秋葉凋而寒林花散，玉堦鋪苔蘚之紋，人面帶烟霞之色，音塵寂爾，消息宛

然，一味蕭條，無可趣向。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，已是不著便，豈可更去陞堂入室，拈槌竪拂，東喝西棒，張眉努目，如癲病發相似？不唯屈沈上座，況亦辜負先聖。你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，面壁九年，二祖至於立雪斷臂，可謂受盡艱辛。然而達磨不曾措了一詞，二祖不曾問著一句，還喚達磨作不為人得麼？二祖做不求師得麼？山僧每至說著古聖做處，便覺無地容身，慚愧後人軟弱。又況百味珍饈遞相供養，道我四事具足方可發心，祇恐做手脚不迭，便是隔生隔世去也。時光似箭，深為可惜。雖然如是，更在他人從長相度，山僧也強教你不得。諸仁者還見古人偈麼？山田脫粟飯，野菜淡黃齏，喫則從君喫，不喫任東西。伏惟同道各自努力。珍重。

評曰：曹洞一宗，至大陽不得浮山，暗穿玉線，或幾乎息矣。及授皮履直裰於投子，天下猶疑信相半。再得芙蓉繼之，而其道始大振。且凜凜標格，如雪鴻戾天，可仰而不可即。今以其所言，較其所行，若函盖然。嗚呼！此其所以起曹洞也。

大寶積經佛告電得菩薩言：初業菩薩未入正位，於諸眾生勝志樂行不能善知，若在家若出家皆不應起嫌害之心，勿於長夜自致衰惱。是故菩薩從初發心，當於一切住大乘者生於佛想，於餘眾生雖復見彼作諸惡業，而亦不起損害之心。何以故？如來常說：於諸眾生於白淨法有少缺減，終不能得入於涅槃。菩薩若見貪行眾生，應作是念：彼為貪欲熱惱所燒，是我過咎。見彼瞋恚及以愚癡熱惱燒者，皆悉念言：是我之罪。何以故？我見一切眾生病苦，應為求藥方便療治。我先誓願除眾生病，而今捨置，是我過咎。菩薩成就如是意樂，自省其過，於諸眾生深起慈心，若遇殺害割截身分，於彼怨所生反報心，無有是處。電得！菩薩如是正修行時，過去所有不善之業永盡無餘，未來不善終不更起。電得！乃往古昔阿僧祇劫，然燈佛前有佛名勝生如來，出現於世，世界名光明，在安隱王城林中而住。爾時有旃陀羅名為可畏，兇險好殺安忍無慈，手塗于血見者皆懼。時旃陀羅繫牛其舍方入欲殺，牛見驚怖掣繩奔走，往於勝生如來林所。時旃陀羅持刀隨逐，彼牛惶怖墜於深坑，其命將終楚痛哮吼。時旃陀羅見是牛已更增忿怒，便入坑中持刀欲殺。未下之頃，爾時勝生如來於彼林中，無量百千大眾圍遶，廣為分別緣起法門，所謂無明緣行、行緣識，乃至生緣老死憂悲苦惱，如是因緣一切皆是純大苦集。於此緣中，無明於行無思無覺，行於無明亦無思無覺，乃至生於老死無思無覺，老死於生亦無思無覺。如是諸法性不可得，無行無念無我我所，本性清淨各不相知。凡夫不聞如是法故，執色是我、我有諸色、色屬於我，乃至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由此執著我我所故，無常計常、苦計於樂、不淨計淨、無我計我，生

四顛倒。顛倒見故，無明迷惑不正思惟，隨心染著不能破壞，有愛繫縛生死輪迴相續不斷。智者善觀法界相故，不見有少我人眾生，乃至壽命生老病死，繫縛殺害而可得者。電得！爾時可畏旃陀羅，於是時中遙聞如來說法之聲，即便覺悟尋止殺心，棄所持刀從坑而出，往詣佛所頂禮雙足，却住一面白言：世尊！我今願欲於佛法中出家為道。佛言：可爾。善來比丘！即成沙門得具足戒。爾時勝生如來，知彼意樂漸已成熟，廣為演說諸菩薩行。可畏聞已證無生忍，於佛法中永不退轉。彼牛得聞如來所說緣起法句，其聲微妙心生喜悅，命終之後生兜率天，得見彌勒成就正信。如是電得！諸眾生行甚深微密難識難知。是故電得！菩薩欲求菩提，應為善知眾生根行，於一切眾生中住平等心無礙之心，於一切法常無染著，捨諸所有修持淨戒，安住忍辱發起精進，入諸禪定如實觀察一切法性。

評曰：世尊慮初業菩薩不達眾生根性差別，於不善者起嫌害心，故引過去可畏旃陀羅殺牛得忍因緣，以見眾生根行微密，難可測識，不可恣心生滅，輒興嫌害，自貽伊戚，當等心視之可也。達磨謂二祖曰：勿輕未悟，一念迴機，便同本得。亦以是哉！

靈源清禪師每謂人曰：今之學者，未脫生死，病在甚麼處？病在偷心未死耳。然非其罪，為師者之罪也。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，信雖死，其心果死乎？古之學者，言下脫生死，效在甚麼處？在偷心已死。然非學者自能爾，實為師者鉗鎚妙密也。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，不動聲色，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。諸方所說，非不美麗，要之如趙昌畫花，雖逼真，非真花也。清臨終前十日，自作無生常住真，歸告曰：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直下第四十八世孫惟清，雖從本覺應緣出生，而了緣即空，初無自性，氏族親里，莫得而詳，但以正因一念為所宗承，是廁釋迦之遠孫，其號靈源叟，據自了因所了妙性無名字中示稱謂耳。所以六祖問：讓和尚什麼處來？曰：嵩山來。祖曰：什麼物恁麼來？曰：說似一物即不中。祖曰：還假修證否？曰：修證則不無，染污即不得。祖曰：即此不染污，是諸佛之所護念。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。茲葢獨標清淨法身，以遵教外別傳之宗，而揀去報化，非真佛亦非說法者，然非無報化大功大用。謂若解通報化，而不頓見法身，則滯汙染緣，乖護念旨，理必警省耳。顧朝露身緣，勢迫晞墜，因力病釋俗從真，敘如上事，以授二三子。吾委息後，當依稟觀究，即不違先聖法門，而自見深益。慎勿隨末法所尚，乞空文於有位，求為銘誌，張飾說以冷吾。至囑！至囑！因自所敘曰無生常住真歸告，且繫之以銘。銘曰：無涯湛海，瞥起一漚。亘乎百年，曷浮曷休。廣莫清漢，歊生片雲。有無起滅，隱顯何分。了茲二者，即見實相。十世古今，始終現量。吾銘此旨，昭示汝曹。泥多佛大，水長船高。

評曰：世尊取滅雙林曰：我今安住常寂滅光。而靈源叟遷化作無生常住真歸告，獨標清淨法身，揀去報化，亦即佛所謂安住常寂滅光也。其偷心已死之明焉。

後分大涅槃經云：爾時世尊如是逆順入諸禪已，普告大眾：我以甚深般若徧觀三界一切六道，諸山大海，大地含生。如是三界，根本性離，畢竟寂滅，同虛空相。無名無識，永斷諸有。本來平等，無高下想。無見無聞，無覺無知。不可繫縛，不可解脫。無眾生，無壽命。不生不起，不盡不滅。非世間，非非世間。涅槃生死，皆不可得。二際平等，等諸法故。閒居靜住，無所施為。究竟安置，必不可得。從無住法，法性施為。斷一切相，一無所有。法相如是，其知是者，名出世人。是事不知，名生死始。爾時世尊說是語已，復入超禪。入超禪已，復告大眾：我以摩訶般若徧觀三界有情無情，一切人法，悉皆究竟。無繫縛者，無解脫者。無主無依，不可攝持。不出三界，不入諸有。本來清淨，無垢無煩惱，與虛空等。不平等，非不平等。盡諸動念，思想心息。如是法相，名大涅槃。真見此法，名為解脫。凡夫不知，名曰無明。作是語已，復入超禪。入超禪已，復告大眾：我以佛眼徧觀三界一切諸法，無明本際，性本解脫。於十方求，了不能得。根本無故，所因枝葉皆悉解脫。無明解脫故，乃至老死皆得解脫。以是因緣，我今安住常寂滅光，名大涅槃。爾時世尊三反入諸禪定，三反示誨眾已，於七寶牀右脇而臥。於其中夜，寂然無聲。於是時頃，便般涅槃。

評曰：如來當入涅槃，苦口叮嚀，再三披剝。始以甚深般若，次以摩訶般若，後以佛眼徧觀三界，根本性離，畢竟寂滅，同於虛空。乃至云：以是因緣，我今安住常寂滅光，名大涅槃。嗚呼！至矣，盡矣！毫髮無遺憾矣！學道者誠能於此旨深究而力行之，可謂法王真子，真報佛恩者矣！

黃龍清禪師寄得法弟子守卓書曰：前舉少林言明多行少、說多通少者，蓋謂其非不行、非不通，但作是念：我已明道，他未明道；我善說理，他不善說理。我見尚存，違於宗旨，故顯其不行不通。非徒不行不通，亦驗其於道未甚徹底明，於理未善真實說。故祖師推出此病，要後人省覺，以成就契於本道本理，免有彼我勝負之習，久久返落魔外也。又云：悟佛心宗，解行相應，名之曰祖。全真之解，稱實之行，若會於心宗，豈復有異端乎？祖師只使人到此全解全行、無解無行之本家，得大安樂耳。所以傳燈後卷有達磨四行一段，其示人之意亦不出此。後輩少肯深究力行，豈不辜他先聖哉？忠國師云：禪宗學者，須遵佛語，一乘了義，契自心源。不了義者，互不相許，如師子身中虫。夫為人師，若涉名利，別開異端，則自他何益？如世大匠，斤斧不傷其手，香象所負，非驢所堪。斯

言亦今時之針艾矣。予病中靜坐瞌睡之餘，或究古德至言，或觀目前世態，聞見千差，一歸虛照，識道人之過患，以成內省自鞭之益者尤多。恨阻遠不得曾言，因筆略引以當面話，千萬體悉，勉旃。

評曰：卓公，靈源門下傑出者。靈源付書無慮十餘則，而是幅尤喫緊叮嚀。會元載：卓，泉州人，俗姓莊氏，出世東京長靈，於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。閣維日，皇帝遣中使賜香，持金盤求設利。爇香罷，盤中鏗然，視之，五色者數顆，大如豆。使者持還，上見大悅。予謂死生之際，決不容偽，卓之靈應若此，則知平生真能一遵師訓者，靈源可謂有子矣。

明教嵩禪師題遠公影堂文曰：遠公事跡，學者雖見而鮮能盡之，使世不昭昭見先賢之德，亦後學之過也。予讀高僧傳、蓮社記及九江新舊錄，最愛遠公凡六事，謂可以勸也，乃引而釋之，列之影堂，以示來者。陸修靜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，是不以人而棄言也；陶淵明酖湎於酒而與之交，葢簡小節而取其達也；跋陀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，葢重有識而矯嫉賢也；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歿於刑，葢識其器而慎其終也；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，葢自信道也；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，葢有大節也。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，忘義而避疑，好名而昧實，黨勢而忍孤，節行而畏累，自是而非人。孰有道尊一代，為賢者師，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？孰有夙稟勝德，為行耿潔，肯交醉卿而高其達乎？孰有屈人師之尊，禮斥逐之客，而伸其賢乎？孰有拒盛名之士，不與于教而克全終乎？孰有義不避禍，孰睦故舊而信道乎？孰有臨將帥之威，在殺伐暴虐之際，守道不撓而全節乎？此故遠公識量遠大，獨出於古今矣。若其扶荷至教，廣大聖道，垂祐于天人者，非蒙乃能盡之。其聖歟？賢邪？偉乎！大塊噫氣，六合清風，遠公之名聞也。四海秋色，神山中聳，遠公之清高也。人僧龍鳳，高揖巢、許，遠公之風軌也。白雲丹嶂，玉樹瑤草，遠公之栖處也。蒙後公而生，雖慕且恨焉。瞻其遺像，稽首作禮，願以弊文，題于屋壁。

評曰：遠公六事，非嵩禪師莫能拈出。且其文光如日月，勢若連環，足以追配遠公，奠乾坤而不朽矣。夫僧海中有此人物，有此文章，學者往往置之不問，何哉？

蔣山贊元禪師。舒王嘗問祖師意旨，元不答，王益扣之，元曰：公般若有障三，有近道之質一，更一兩生來恐純熟。王曰：願聞其說。元曰：公受氣剛大世緣深，以剛大氣遭世深緣，必以身任天下之重，懷經世之志，用捨不能必則心未平，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，何時能一念萬年哉？又多怒而學問尚理，於道為所知愚，此其三也。特視名利如脫髮，甘淡薄如頭陀，此為近道，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。王再拜受教。

評曰：荊公生平出處，不出元之所料，而所示法門，對病施藥，深中膏肓，荊公烏得不心折哉！元真大善知識也。

羅湖野錄載：臨安南蕩崇覺空禪師，生緣姑熟，參侍黃龍死心禪師。死心惜其福不逮慧，以無應世為囑。草堂清公送以偈曰：十年聚首龍峰寺，一悟真空萬境閒；此去隨緣且高隱，莫將名字落人間。尋棲止天台，望高叢林，應命崇覺。未幾，院罹回祿，黽勉於土木之役，亦無倦誨接。嘗頌野狐語曰：含血潠人，先污其口；百丈野狐，失頭狂走。驀地喚回，打箇筋斗。空之天資精悍，知見甚高，律身精嚴，外請不赴。有欲迎齊，為架三門，乃告以：捨家財，荷公發心矣；背眾食，奈我破戒何？其固守如此。然平居氣凌諸方，於學徒亦鮮假詞色，真有父風，卓然可敬也。

評曰：空父死心，則草堂其叔父行也。二老皆以無出世為囑，而空竟出世崇覺。未幾，院罹回祿，而區區於土木之間，得非犯其所誡而致然耶？空雖道眼明白，而所守則不及性空、石頭輩遠矣。

圭峰宗密禪師山南溫慥尚書問：悟理息妄之人，不結業一期，命終之後，靈性何依？師曰：一切眾生，無不具有覺性，靈明空寂，與佛無殊。但以無始劫來，未曾了悟，妄執身為我相，故生愛惡等情，隨情造業，隨業受報，生老病死，長劫輪迴。然身中覺性，未曾生死，如夢被驅役，而身本安閒；如水作冰，而濕性不易。若能悟此性，即是法身，本自無生，何有依托？靈靈不昧，了了常知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。然多生妄執，習以性成，喜怒哀樂，微細流注。真理雖然頓達，此情難以卒除，須長覺察，損之又損，如風頓止，波浪漸停，豈可一生所脩，便同諸佛力用？但可以空寂為自體，勿認色身；以靈知為自心，勿認妄念。妄念若起，都不隨之，即臨命終時，自然業不能繫。雖有中陰，所向自由，天上人間，隨意寄託。若愛惡之念已泯，即不受分段之身，自能變短為長，易麤為妙。若微細流注，一切寂滅，唯圓覺大智，朗然獨存，即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，度有緣眾生，名之曰佛。謹對。釋曰：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，以造大乘起信論。論中立宗，說一切眾生心有覺義、不覺義，覺中復有本覺義、始覺義。上所述者，雖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，而法義亦同。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，是本覺也；從但以無始下，是不覺也；從若能悟此下，是始覺也。始覺中復有頓悟、漸修，從若能至亦無所去，是頓悟也；從然多生妄執下，是漸修也。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，有三位自在：從初至隨意寄託者，是受生自在也；從若愛惡之念下，是變易自在也；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，是究竟自在也。又從但可以空寂為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，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，修習止觀之要節也。宗密先有八句之

偈顯示此意，曾於尚書處誦之，奉命解釋。偈曰：作有義事，是惺悟心；作無義事，是狂亂心。狂亂隨情念，臨終被業牽；惺悟不由情，臨終能轉業。

評曰：圭峰此論，蓋從上佛祖由迷得悟，轉凡成聖之楷式。近世禪者悟理不真，修行不實，而日用言行早已矛盾，矧臨生死耶？初祖達磨曰：行解相應，名之曰祖。又僧問石霜曰：有頭無尾時如何？霜曰：口吐黃金，堪作甚麼？由此觀之，圭峰頓悟漸修之說，確乎不易之論也。

汾陽昭禪師十五家宗風歌，號曰廣智。其詞曰：大道不說有高低，真空那肯涉離微。大海吞流同增減，妙峰高聳總擎持。萬派千溪皆渤澥，七金五岳盡須彌。玉毫金色傳燈後，二三四七普聞知。信衣息，廣開機，諸方老宿任施為。識心是本從頭說，迷心逐物却生疑。(翠巖芝禪師註曰：此敘宗旨也。)或直指，或巧施，解道前綱出後機。旨趣分明明似鏡，盲無慧目不能窺。明眼士，見精微，不言勝負墜愚癡。物物會同流智水，門風逐便示宗枝。即心佛，非心佛，歷世明明無別物。即此真心是我心，我心猶是機權出。(此敘馬祖宗派也。)或五位，或三路，施設隨根巧回互。不觸當今是本宗，展手通玄無佛祖。(此敘洞上宗派也。)或君臣，或父子，量器方圓無彼此。士庶公侯一道平，愚智賢豪明漸次。(此敘石霜宗派也。)有時敲，有時唱，隨根問答談諦當。應接何曾失禮儀，淺解之流却生謗。或雙明，或單說，只要當鋒利禪悅。開權不為鬪聰明，舒光只要辨賢哲。有圓相，有默論，千里持來目視瞬。萬般巧妙一圓空，爍迦羅眼通的信。(此敘溈仰宗派也。)或全提，或全用，萬象森羅實不共。青山不礙白雲飛，隱隱當臺透金鳳。(此敘石頭、藥山宗派也。)象骨鏡，地藏月，玄沙崇壽照無缺。因公致問指歸源，旨趣來人明皎潔。(此敘雪峰、地藏宗派也。)或稱提，或拈掇，本色衲僧長擊發。句裏明人事最精，好手還同楔出楔。或擡薦，或垂手，切要心空易開口。不識先人出大悲，管燭之徒照街走。(此敘雲門宗派也。)德山棒，臨濟喝，獨出乾坤解橫抹。從頭誰管亂區分，多口阿師不能說。臨機縱，臨機奪，迅速機鋒如電掣。乾坤只在掌中持，竹木精靈腦劈裂。或賓主，或料揀，大展禪宗辯正眼。三玄三要用當機，四句百非一齊鏟。勸同袍，莫強會，少俊依前成窒礙。不知宗脉莫漫汗，永劫長沉生死海。難逢難遇又難聞，猛烈身心快通泰。(此敘德山、臨濟宗派也。)

評曰：永嘉云：六代傳衣天下聞，後人得道無窮數。而汾陽亦云：信衣息，廣開機，諸方老宿任施為。所以當時宗風層見疊出，而世唯稱五家宗派者，據盛者言之耳。汾陽歷參七十餘員知識，盡得諸宗家法，故一一頌出，使知曹溪之後，生機一路，日

出日新，必英靈出格之士，始能一以貫之。若夫小根劣器，步步區區，各師其師，各宗其宗者，可得同日而語哉？昔張無盡、呂夏卿疑德山、洞山同出石頭，而垂手處殺活不同者，亦足以見其隘矣。

永明壽禪師宗鏡錄云：設有堅執已解，不信佛言，起自障心，絕他學路，今有十問，以定紀綱。還得了了見性如晝，觀色似文殊等不？還逢緣對境，見色聞聲，舉足下足，開眼合眼，悉得明宗，與道相應不？還覽一代時教，及從上祖師言句，聞深不怖，皆得諦了無疑不？還因差別問難，種種徵詰，能具四辯，盡決他疑不？還於一切時一切處，智照無滯，念念圓通，不見一法能為障礙，未曾一剎那中暫令間斷不？還於一切逆順好惡境界現前之時，不為間隔，盡識得破不？還於百法明門心境之內，一一得見微細體性根源起處，不為生死根塵之所惑亂不？還向四威儀中，行住坐臥，欽承祇對，著衣喫飯，執作施為之時，一一辯得真實不？還聞說有佛無佛，有眾生無眾生，或讚或毀，或是或非，得一心不動不？還聞差別之智，皆能明達，性相俱通，理事無滯，無有一法不鑑其源，乃至千聖出世，得不疑不？若實未得如是，切不可起過頭欺誑之心，生自許知足之意。直須廣彼至教，博問先知，徹祖師自性之源，到絕學無疑之地，此時方可歇學灰，息遊心。或自辨則禪觀相應，或為他則方便開示。設不能徧參法界，廣究羣經，但細看宗鏡之中，自然得入。此是諸法之要，趣道之門。

評曰：起過頭欺誑之心，生自許知足之意，乃末法學者之大病。今此十問，盡祖師命脉，窮諸佛壺奧，驗之於事，印之於心，如寶鏡高懸，媸妍自見。若已透關者，不在此限。不然，須一一歷過始得。且善財既見妙德而重歷百城，慶喜已獲法身而廣申問難，豈徒然哉？三祖云：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。政為此可。凡真心學道者，請於此問子細審勘，慶其所已得，而勉其所未至，則佛法幸甚。

圓悟禪師示一書記法語。英靈衲子，蘊卓識奇姿，慷慨隳冠，視身世聲名，如遊塵浮雲谷響。以夙昔大根器，知有此段超生出死，絕聖越凡，乃三世如來所證金剛正體，歷代祖師單傳妙心，跂步蹴踏，作香象金翅，要馳驟飛騰於億千萬類之上，截流摩霄，豈肯為鴻鵠燕雀局促於高低勝負，較目前電光石火間瞥轉利害耶？是故古之大達，不記細故，不圖淺近，發片志欲高超佛祖，荷擔一切所不能承當之重任，普津濟四生九類，抜苦與安，破障道愚昧，折無明顛狂毒箭，拈出法眼見刺，使本地風光澄霽，空劫已前面目明顯，悉心竭力，不憚寒暑，廢寢忘餐，刻意尚行潔清三業，向三條椽下死却心猿，殺却意馬，直使如枯木朽株頑石頭相類，驀地穿透，豈

從他得哉？發大伏藏，然暗室明炬，擬艨艟於要津，證大解脫，不起一念，頓成正覺。且通箇入理之門，然後陞普光明場，據無漏清淨殊勝偉特法空之座，海口瀾翻，奮無礙四辯才，立一機，垂一句，現一勝相，普使凡聖有情無情，俱仰威光，同受庥蔭，尚未是絕功勳處，更轉那頭？千聖羅籠不住，萬靈景仰無門，諸天無路捧花，魔外那能傍覷？放却知見，卸却玄妙，颺却作用，唯饑餐渴飲而已。初不知有心無心，得念失念，何況更戀著從前學解諦句奇言，理性分劑，名相桎梏，佛見法見，動地掀天，世諦辯聰，自纏自縛，入海算沙，有何所靠耶？等是大丈夫應務，敵勝驚羣，滿自己本志願，乃為本分大心大見大解脫，無為無事，真道人也。

評曰：一書記未入佛果法嗣，或是他枝學輩預入法會者也。想見其人是必英偉傑特，離類絕倫，故其所示法語廣大精密如此。葢所謂觀機授法，非孟浪也。又是篇入道蹊徑，冥合洞上五位法門，頭尾圓備，識者辯之。

大洪恩禪師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。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，曰：清凉疏第三卷，西域邪見不出四見，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。如莊老計自然為因，能生萬物，即是邪因。易曰：太極生兩儀。太極為因，亦是邪因。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，能生萬物，亦是邪因。若計一為虛無，則是無因。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。何以言之？老子曰：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常有欲以觀其徼。無欲則常，有徼則已入其道矣。謂之邪因，豈有說乎？易曰：一陰一陽之謂道，陰陽不測之謂神。神也者，妙萬物而為言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為邪因，撥去不測之神，豈有說乎？望紙後批示，以斷疑網故也。師答曰：西域外道宗多途，要其會歸，不出有無四見而已。謂有見、無見、亦有亦無見、非有非無見也。葢不即一心為道，則道非我有，故名外道。不即諸法是心，則法隨見異，故名邪見。如謂之有，有則有無。如謂之無，無則無有。有無則有見競生，無有則無見斯起。若亦有亦無見，非有非無見，亦猶是也。夫不能離諸見，則無以明自心。無以明自心，則不能知正道矣。故經云：言詞所說法，小智妄分別。不能了自心，云何知正道。又曰：有見即為垢，此則未為見。遠離於諸見，如是乃見佛。以此論之，邪正異途，正由見悟殊致故也。故清凉以莊老計道法自然，能生萬物。易謂太極生兩儀，一陰一陽之謂道。以自然太極為因，一陰一陽為道。能生萬物，則是邪因。計一為虛無，則是無因。嘗試論之。夫三界唯心，萬緣一致。心生故法生，心滅故法滅。推而廣之，彌綸萬有而非有。統而會之，究竟寂滅而非無。非無亦非非無，非有亦非非有。四執既亡，百非斯遣。則自然因緣，皆為戲論。虛無真實，俱是假名矣。至若謂太極陰陽，能生萬

物。常無常有，斯為眾妙之門。陰陽不測，是為無方之神。雖聖人設教，示悟多方。然既異一心，寧非四見。何以明之？蓋虛無為道，則是無。若自然，若太極，若一陰一陽為道，道則是有。常無常有，則是亦無亦有。陰陽不測，則是非有非無。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，則非物，非物則亦是無。故西天諸大論師，皆以心外有法為外道，萬法唯心為正宗。蓋以心為宗，則諸見自亡，言雖或異，未足以為異也。心外有法，則諸見競生，言雖或同，未足以為同也。雖然，儒道聖人，固非不知之，乃存而不論耳。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為萬法之宗，雖或言之，猶不論也。如西天外道，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為，橫生諸見，曲盡異端，以明佛法是為正道。此其所以謂聖人之道，順逆皆宗，非思議之所能知矣。故古人有言，緣昔真宗未至，孔子且以繫心。今知理有所歸，不應猶執權教。然知權之為權，未必知權也。知權之為實，斯知權矣。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，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。然則三教一心，同途異轍，究竟道宗，本無言說。非維摩大士，孰能知此意也。

評曰：清涼非判孔老為外道，蓋判以佛法而附會于孔老者也。夫不以心性定其宗旨，而唯逐言象以雷其淺深，則孟軻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，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，豈理也哉。是篇言簡而意盡，地寬而界嚴，雖無盡喙長三尺，亦無所施其辯矣。信乎當代之哲匠，護教之大士也。

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，有僧問曰：十二分教流于此土，得道果者非止一二，云何祖師東化，別唱玄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？豈得世尊說法有所未盡？只如上代諸德高僧，竝學貫九流，洞明三藏，生、肇、融、叡，盡是神異間出，豈得不知佛法遠近？某甲愚昧，願師指示。師曰：諸佛不曾出世，亦無一法與人，但隨病施方，遂有十二分教。如將蜜菓換苦葫蘆，淘汰諸人業根，都無實事，神通變化，盡百千三昧門，化彼天魔外道、福智二嚴，為破執有滯空之見。若不會道及祖師來意，論什麼生、肇、融、叡？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河沙數，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，纖塵不去未免輪迴，思念不亡盡須沉墜。如斯之類，尚不能自識業果，妄言自利利他，自謂上流竝他先德，但言觸目無非佛事，舉足皆是道場。原其所習，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；觀其發言，嫌他三乘十地菩薩。且醍醐上味為世珍奇，遇斯等人飜成毒藥。南山尚自不許呼為大乘學語之流，爭鋒唇舌之間，鼓論不形之事竝他先德，誠實苦哉！只如野逸高士，尚解枕石漱流，棄其利祿，亦有安國理民之謀，徵而不赴，況我禪宗途路。且別看他古德道人，得意之後，茅茨石室，向折脚鐺子裏煮飯，喫過二三十年，名利不干懷，財寶不為念，大忘人世，隱跡巖叢，君王命而不來，諸侯請而不赴，豈同我輩貪名愛利，汩沒世

途，如短販人，有少希求而忘大果。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，可不如一箇博地凡夫，實無此理。他說法如雲如雨，猶被佛呵云見性，如隔羅縠，只為情存聖量，見在果因，未能逾越聖情，過諸影跡。先賢古德，碩學高人，博達古今，洞明教網，葢為識學詮文，水乳難辨，不明自理，念靜求真。嗟乎！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，失人身者如大地上土，良可傷哉！設有悟理之者，有一知一解，不知是悟中之則，入理之門，便謂永出世利，巡山傍澗，輕忽上流，致使心漏不盡，理地不明，空到老死無成，虛延歲月。且聰明不能敵業，乾慧未免苦輪，假使才竝馬鳴，解齊龍樹，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，根思宿淨，聞之即解，如彼生公，何足為羨。與道全遠共兄弟，論實不論虛，只這口食身衣，盡是欺賢罔聖，求得將來，他心慧眼觀之，如喫膿血一般，總須償他始得，阿那箇有道果，自然招得他信施來。不受者，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，如氷稜上行，似劒刃上走。臨終之時，一毫凡聖情量不盡，纖塵思念未忘，隨念受生，輕重五陰，向驢胎馬腹裏託質，泥犁鑊湯裏煮煠一徧了。從前記持憶想，見解智慧，都盧一時失却。依前再為螻蟻，從頭又作蚊蚤。雖是善因，而遭惡果，且圖什麼。兄弟，只為貪欲咸性，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，無成辦之期。祖師觀此土眾生，有大乘根性，唯傳心印，指示迷情。得之者，即不揀凡之與聖，愚之與智，且多虛不如少實。大丈夫兒，如今直下便休歇，頓息萬緣，越生死流，迥出常格，靈光獨照，物累不拘，巍巍堂堂，三界獨步。何必身長丈六，紫磨金輝，頂佩圓光，廣長舌相。若以色見我，是行邪道。設有眷屬莊嚴，不求自得。山河大地，不礙眼光，得大總持，一聞千悟，都不希求一餐之直。汝等諸人，儻不如是，祖師來至此土，非常有損有益。有益者，百千人中，撈漉一箇半箇，堪為法器。有損者，如前已明，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，有修進之分。所以先德云，了即業障本來空，未了還須償宿債。

評曰：禪宗之弊，當時早已如此，又何恠乎後世。幸賴此老不惜口業，一一數破，使有志之士尚可以明生熟，驗得失，酌損益，審進退，不為世波漂蕩而喪其法體，則是篇正今日對病之良藥也。敬錄之於此，以為禪學者龜鑑。

大智度論云：復次，一切法性，皆空無所有。汝所瞋因緣，亦皆虛誑無實事故，而受大罪。如山中有一佛圖，彼中有一別房，房中有鬼來，恐惱道人故，諸道人皆捨房而去。有一客僧來，維那處分，令住此房，而語之言：此房中有鬼神，喜惱人，能住中者住。客僧自以持戒力多聞故，言：小鬼何所能，我能伏之。即入房住。暮更有一僧來求住處，維那亦令在此房住，亦語有鬼惱人。其人亦言：小鬼何所能，我當伏之。先入者閉戶端坐待鬼，後來者夜暗打門求

入。先入者謂為是鬼，不為開戶。後來者極力打門，在內道人以力拒之。外者得勝，排門得入。內者打之，外者亦極力熟打。至明旦相見，乃是故舊同學，各相愧謝。眾人雲集，笑而恠之。眾生亦如是，五眾無人無我，空取相致鬪諍。若支解在地，但有骨肉，無人無我。是故菩薩語眾生言：汝莫於根本空中鬪諍作罪。鬪諍故，人身尚不可得，何況值佛。

評曰：眾生三毒，日用現行過失甚重，而嗔毒之過失尤重。蓋由不達前境本空，乃於自心中妄興對待。以對待故，鼓忿恨風，吹心識火，自他善根，互相焚燬。以正眼觀之，政如二比丘閉門推門，極力打鬼。修道人當逆境擊心，恚覺勃發時，能入此觀，則直下釋然，氷消瓦解。亦如二比丘天明相見，自當撫掌一笑耳。

梁善慧大士四相頌。生曰：識託浮泡起，生從愛慾來，昔時曾長大，今日復嬰孩，星眼隨人轉，朱唇向乳開，為憐迷覺性，還劫受輪迴。老曰：覽鏡容顏改，登階氣刀衰，咄哉今已老，趨拜復還虧，身似臨崖樹，心如念水龜，尚猶躭有漏，不肯學無為。病曰：忽染沈疴疾，因成臥病身，妻兒愁不語，朋友厭相親，楚痛抽千脉，呻吟徹四隣，不知前路險，猶向恣貪瞋。死曰：精魄隨生路，遊魂入死關，只聞千萬去，不見一人還，寶馬空嘶立，庭花永絕攀，早求無上道，應免四方山。

評曰：生、老、病、死四件極大事，集在一身。世人夢裏貪歡，漠然不顧，可嘆也。故傅大士一一頌出，欲人知其苦耳。既知其苦，則知求其所以出苦之法。所謂早求無上道，應免四方山是也。祇如無上道，畢竟如何求？大士又有偈曰：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寂寥。能為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凋。若真知此偈所歸，尚何四相可言？其或未然，時不待人，切須努力。

移剌真卿丞相。先是元世主將西征，有司奏五臺等處僧徒，有能呪術武略及有膂力者，可為部兵扈從西征。公止之曰：釋氏之高行者，必守不殺戒，奉慈忍行，故有危身不證鴦珠，守死不拔生草者。法王法令，拳拳奉持，雖死不犯，用之從兵，豈其宜哉。其不循法律者，必無志行，在彼既違佛旨，在此豈忠王事，故皆不可以從王師也。帝從之。公得法於萬松秀禪師，號湛然居士云。

評曰：以僧從征，法滅之相也。湛然奏止之，其護法之功，不在禹下。且其所陳論，精確嚴明，千古猶見生氣。至於輓近之世，無志行僧，往往有之。佛法、王法，皆成罪人。吾不知其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也。悲夫！

大珠和尚。僧問：般若經云：度九類眾生，皆入無餘涅槃。又云：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此兩段經文，如何通會？前後人說，皆云實度眾生，而不取眾生相。常疑未決，請師為說。師曰：九類眾生，一

心具足，隨造隨成。是故無明為卵生，煩惱包裹為胎生，愛水浸潤為濕生，欻起煩惱為化生。悟即是佛，迷號眾生。菩薩只以念念心為眾生，若了念念心體空，名為度眾生也。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，未形既空，即知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

評云：華嚴云：應觀法界性，一切惟心造。而大珠亦云：九類眾生，一心具足，隨造隨成。楞伽云：從上諸聖，轉相傳受，妄想無性。而大珠亦云：若了念念心體空，名為度眾生。楞嚴云：妙性圓明，離諸名相，本來無有世界眾生。而大珠亦云：智者於自本際上，度於未形，未形既空，即無眾生得滅度者。是知佛祖同一道眼，同一舌頭，其清淨顯露，如月處空，有眼皆見。但後輩鮮肯深究力行，遂成紙上陳語。予觀是篇，實修行者日用治心之要，故表出之，當有賞音者耳。

菩提達磨略辯大乘入道四行。法師者，西域南天竺國，是大婆羅門國王第三之子也。神慧疎朗，聞皆曉悟，志存摩訶衍道，故捨素從緇，紹隆聖種，冥心虛寂，通鑑世事，內外俱明，德超世表。悲悔邊隅正教陵替，遂能遠涉山海，遊化漢魏。忘心之士，莫不歸信；存見之流，乃生譏謗。于時唯有道育、慧可此二沙門，年雖後生，俊志高遠，幸逢法師，事之數載，虔恭諮啟，善蒙師意。法師感其精誠，誨以真道，令如是安心，如是發行，如是順物，如是方便。此是大乘安心之法，令無錯謬。如是安心者，壁觀；如是發行者，四行；如是順物者，防護譏嫌；如是方便者，遣其不著。此略序所由云爾。夫入道多途，要而言之，不出二種：一是理入，二是行入。理入者，謂藉教悟宗，深信含生同一真性，但為客塵妄想所覆，不能顯了。若也捨妄歸真，凝住壁觀，無自無他，凡聖等一，堅住不移，更不隨于文教，此即與理冥符，無有分別，寂然無為，名之理入。行入者，謂四行，其餘諸行，悉入此中。何等四耶？一報冤行，二隨緣行，三無所求行，四稱法之行。云何報冤行？謂修道行人，若受苦時，當自念言：我從往昔無數劫中，棄本從末，流浪諸有，多起冤憎，違害無限。今雖無犯，是我宿殃，惡業果熟，非天非人所能見與，甘心忍受，都無冤訴。經云：逢苦不憂。何以故？識達故。此心生時，與理相應，體冤進道，故說言報冤行。

二、隨緣行者，眾生無我，並緣業所轉，苦樂齊受，皆從緣生。若得勝報榮譽等事，是我過去宿因所感，今方得之。緣盡還無，何喜之有？得失從緣，心無增減，喜風不動，宜順於道，是故說言隨緣行也。三、無所求行者，世人長迷，處處貪著，名之為求。智者悟真，理將俗反，安心無為，形隨運轉，萬有斯空，無所願樂，功德黑暗，常相隨逐，三界久居，猶如火宅，有身皆苦，誰得而安？了達此處，故捨諸有，息想無求。經云：有求皆苦，無求乃樂。判知

無求，真為道行，故言無所求行也。四、稱法行，性淨之理，目之為法。此理眾相斯空，無染無著，無此無彼。經云：法無眾生，離眾生垢故；法無有我，離我垢故。智者若能信解此理，應當稱法而行。法體無慳，於身命財，行檀捨施，心無悋惜。達解三空，不倚不著，但為去垢，稱化眾生，而不取相。此為自行，復能利他，亦能莊嚴菩提之道。檀施既爾，餘五亦然。為除妄想，修行六度，而無所行，是為稱法行(弟子曇彬序)。

評曰：達祖單傳心印外，復別示此四行。其意盖為後來見而不行，與夫說而不通者作鍼艾耳。大丈夫當於此決志力行，以期智證；毋徒空騰口說，應祖師之懸讖也。

六祖大師四智偈曰：大圓鏡智性清淨，平等性智心無病。妙觀察智見非功，成所作智同圓鏡。五八六七果因轉，但用名言無寔性。若于轉處不留情，繁興永處那伽定。

評曰：或問：六祖大師偈發明轉識成智之旨，與教乘同異何如？答曰：教中謂轉第八阿賴耶識為大圓鏡智，轉第七末那識為平等性智，轉第六意識為妙觀察智，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。何時轉耶？謂六、七二識初地即轉，至七、八二地方永轉，以六識入生、法二空觀時，礙第七識二執不得現起，及第六識轉智之時，而第七識亦隨轉也，故曰六、七因中轉。五、八二識至佛果位中方轉，以前五根乃第八識之相分，八識未轉，則前五識亦不得轉，若八識轉，則前五識亦隨轉也，故曰五、八果上圓。此大乘權教所說如此，非禪宗圓頓最上乘也。今祖師直于眾生分上覿體指出本有四智，謂此性本來清淨，一塵叵得，即是大圓鏡智；此性本來平等，無我、法二執之病，即是平等性智；此性本有光明，不緣而照，即是妙觀察智。若成所作智，則與鏡智同，但體用之分耳。如此觀之，則眾生日用現行無明全體，即是諸佛四智菩提，尚何識之可轉？以識本空寂，即是智故。圭峰所謂識如夢幻，但是一心是也。若權乘所謂五八六七果因轉之說，但約從因至果，轉其假名而已，非謂實有識可轉而為智也。若寔有可轉，則所謂智者，乃有為菩提，豈當人本有無師自然之真智乎？以無識可轉，方是真智也。蓋識智無二，同一性故。如寒則結水而成氷，暖則融氷而為水，氷水名異，濕性無殊。故學者修證轉識成智之處，苟能不留滯著之情，則雖終日轉，而寔無識可轉，無智可得。以識既本空，智亦本寂，一心湛然，無動轉故。行人日用明此，可以坐進斯道。

僧亡，名息心。銘曰：法界有如意寶人焉，九緘其身，銘其膺曰：古之攝心人也。戒之哉！戒之哉！無多慮，無多知。多知多事，不如息意。多慮多失，不如守一。慮多志散，知多心亂。心亂生惱，

志散妨道。勿謂何傷，其苦攸長。勿言何畏，其禍鼎沸。滴水不停，四海將盈。纖塵不拂，五嶽將成。防末在本，雖小不輕。關爾七竅，閉爾六情。莫見於色，莫聽於聲。聞聲者聾，見色者盲。一文一藝，空中小蚋。一技一能，日下孤燈。英賢才藝，是為愚蔽。捨棄淳朴，沉溺淫麗。識馬易奔，心猿難制。神既勞役，形必損斃。邪行終迷，修途永泥。莫貴才能，日益惛瞢。誇拙羨巧，其德不弘。名厚行薄，其高速崩。內懷憍伐，外致怨憎。或談於口，或書於手。邀人令譽，亦孔之醜。凡謂之吉，聖謂之咎。賞翫蹔時，悲哀長久。畏影畏迹，逾遠逾極。端坐樹陰，跡滅影沉。厭生患老，隨思隨造。心想若滅，生死長絕。不死不生，無相無名。一道虛寂，萬物齊平。何貴何賤，何辱何榮。何勝何劣，何重何輕。澄天愧淨，皎日慙明。安夫岱嶺，固彼金城。敬貽賢哲，斯道利貞。

黃山谷書其後曰：梁左補闕宗殆，以文學行義知名。梁之亡也，殆棄其官族出家，號無名。後周欲奪其志，命大臣以美官誘之。無名自陳宗國顛覆反俗，有七不可，誓言哀切，遂不奪之。又賦五苦詩，詩意高潔，時多傳寫。觀息心銘，似其晚年所作，亦似悔其少日刻意於文章耶。因僧知海請書此篇以刻石，為叢林雜學者之戒，故為書之。

評曰：息心銘，文體立意，一倣金人銘。其旨葢欲學者歇鏡中之狂心，息岐路之雜藝，庶幾悟頭而獲羊耳。予滋愛之，但不敢必誰所作。題云僧亡名，意謂已亡其名。後讀黃山谷太史文集，始知非亡名，乃名亡名也。今并以其說載之于此，使覽者知所自云爾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